

14.287 / 3N.Y

20427

關於人類虫媒性疾病 自然疫源學說的基本概念

人民衛生出版社

關於人類虫媒性疾病 自然疫源學說的基本概念

B. B. 舒那也夫 著

付傑青 譯 劉錫榮 校

人民衛生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目 錄

第一章	總說	1
	研究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歷史	1
	在蘇聯創立自然疫源學說的前提	2
	地理學地形在自然疫源性中的意義	2
	疾病的自然疫源性乃是一個動物流行病學過程	4
	自然疫源地的幾種分類	5
第二章	傳染源	17
第三章	媒介	24
	專性和兼性蟲媒病	27
	單媒介性和多媒介性在動物流行病學上的意義	27
	媒介的轉換	29
	媒介與傳染源	31
	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傳播	32
第四章	疾病的自然疫源性是一個生態學問題	34
	具有決定傳染病的傳染源及其媒介的動物	
	流行病學意義的生態學因子	38
第五章	傳染病的自然疫源性問題是生態	
	生理學問題	46
第六章	傳染病自然疫源的限局和消滅的問題	53

第一章 总 說

研究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历史

人的傳染病的发生和动物中类似疾病（这种动物的疾病的存在早于人的傳染病）的关系問題，早在远古的时候已經为人們所发现。例如，紀元前三千年在印度的年鉴(Bagga-vata-parana)上曾經指出，当鼠类发生大量倒毙，因而开始从屋頂上摔下来的时候，人就應該从該处离开。这显然是說的鼠間鼠疫和人間鼠疫的关系。中国的医生們远在公元前三世紀的时候就指出了人的恙虫病和恙虫蟬咬的关系。恙虫病这一个疾病的名称也就說明了这一事实。而科学地証明人与动物之間疾病的关系問題只是在人們获得了正确地确定疾病病原的可能的时候，也就是发现傳染病病原体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在人类傳染病的名单中就列上了一类通称为动物病的疾病(zoo—动物, nosus—病)。起初时，这一类疾病的数目不多，当时所发现的是和家畜有关的这类傳染病(鼻疽、炭疽、狂犬病)。

随着对若干种傳染病的流行病学更为詳細的研究，人类傳染病和野生动物疾病之間的关系也开始获得了确定。很有名的印度鼠疫委員会在1896年发表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材料，确定了在人間鼠疫发生之前，在齧齿动物之間有类似疾病的发生。在当时还确定了吸血节肢动物在其中是起着作用的。在我們的流行病学知識的发展史上有一重大的事件，那就是确定了人間鼠疫和旱獭鼠疫的关系(Заболотный, 1910—1911年)。1912年时美国学者 McCoy 和 Chapin 确定了人

闡土拉倫菌病与自然界中土拉倫菌病傳染源的关系。1937—1939年时 Латышев 在大砂土鼠身上發現了皮肤利什曼病的病原体。同时，也确定了人得乙型脑炎、森林脑炎和这些傳染病傳染源——吸血节肢动物(蚊子、壁虱)的关系。

所有这些零散的事实都具有很大的流行病学意义，并在动物病的研究和預防中起着很突出的作用。在这里只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足够了，那就是在马尔他島上，一經确定布氏菌病的傳染源和它的傳播因子，消灭該病就成为可能的了(1904年)。

在苏联創立自然疫源學說的前提

在苏联由于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就要求大量地开垦新的土地。要开垦土地，就要派去大量的人群。在这些新的土地上，在新来的人們中間，就发生了病因和流行病学不詳的疾病。巴甫洛夫斯基由于广泛地参加了对这些新开垦地区中人間发病病因的研究，再結合了他过去对中亚細亚旧有傳染病疫源地所作的工作，就使他成了人类虫媒疾病自然疫源學說的創立者。这一“學說”在苏联获得了公認，它并且在苏联国外也受到了广泛的了解。巴甫洛夫斯基对于自然疫源性下了如下的一个定义：“虫媒疾病的自然疫源性，乃是这样的一种現象，即病原体、其特异性媒介物以及病原体貯存宿主——动物，在其世代更迭中无限期地存在于自然条件之中，这种存在，无论是在其已經走过了的进化过程中，或者是在現阶段，都并不取决于人类。”

地理学地形在自然疫源性中的意義

巴甫洛夫斯基在为自然疫源地下定义时指出，自然疫源

地生物組成中絕對必須有三种成分的參加：病原体、媒介物和接受病原体的动物。这三种成分乃是一定的地理学地形^①中的一定生长区里的生物群落的共生物（巴甫洛夫斯基，1948年）。

这种或那种傳染的自然疫源地的地理学地形乃是动植物历史形成的生物群落的总和，这一生物群落中必备的成员之一是病原微生物——疾病的病原体。吸血节肢动物（吸血昆虫和壁虱）起的是病原体媒介物的作用，溫血动物和冷血动物——病原体的輸出者和接受者，有时候它們还是媒介物的飼喂者^②。

这一种或者那一种傳染的自然疫源地的三个組成部分（病原体+媒介物+病原体接受者），若是相邻的几个地理学地形中生物区系的成员或是若干不大的生态学壁

① 地理学地形（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ландшафт）的意思是：在一种地理地形領域範圍之内，当地自然界的所有成分（地勢、气候、地表水和地下水、土壤、植物、动物）的特性組成了一个为該地理学地形領域範圍以内所共同都有的典型的統一的結合，并以此与其鄰区的地理学地形相区别。一种地形中的所有成分都是相互作用的（地勢影响气候，气候影响地勢，等等）。人类積極地作用于自然的地理学地形以后就可以將其变成为开发的地理学地形。在地球上自然的地理学地形也以冰帶、冻土帶、溫帶森林等等广大的地帶來划分的。

在这里遇到的“地勢”（рельеф）一詞，它的意思是：地勢是地表面各种划分型的总和。地勢是在各种内因性和外因性的过程中形成和变化的。所謂内因性的过程是指：“某塊地壳的上升或下降，山層的压缩過程，火山作用等；外因性作用是指：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作用，冰川、海波、风力的作用等等。”

这两个譯名并不是很统一的，也不是很科学的，暂时按照这样一种标准在本文中使用。（这个注脚是参考苏联百科全書辞典写成的）——譯者

有些能够傳播疾病的吸血节肢动物寄生在某些动物的身上，后者由于对这些傳染病沒有感受性，因而它并不能起傳染源的作用。但是，因为它以自己的血液养活了这些体外寄生物，所以称它为“媒介物的飼喂者”。具体的例子可見第18頁关于鳥类所起作用的一节。——譯者

龕^①所分割的地理学地形中生物群落的成員，在这种場合下我們就說這是這一種或那一種傳染的自然疫源性的地理学地區或地帶，而這種地理学地區或地帶乃是若干地理学地形的總和。例如，中國領土上的鼠疫自然疫源性的地理学地帶就是由各種地理学地形（山區的、沙漠的等等）所組成的。

現在，研究傳染病的自然疫源地的地形問題已經形成了
一門獨立的學科——醫學地理學。

關於地理條件的意義和作用，在談到動物流行過程各環
節時將要加以闡明。

疾病的自然疫源性乃是一個動物流行病學過程

為了從現行的流行病學術語的觀點出發更加容易明了和
更有連續性起見，可以把巴甫洛夫斯基關於自然疫源性這一
概念、這一定义作如下的理解：“自然疫源性這是傳染病的動
物流行病學過程，該過程在原始的自然界中是不取決於人而
存在的，而人類則可以因為這一些或者那一些社會性的因素
而參加到這一過程中去。”至於這種或那種動物疾病的自然疫
源性，無庸解釋，這是一種純生物學的現象。

在自然界中動物流行病學過程的規律每種傳染都有其自
己的特點，這些特點要在闡述這些傳染病的流行病學的各論

① 生態學壁龕（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ниша）是指兩個相鄰的地理学地形之間的
移行地帶，在這一地帶上面由於自然界各種因素既不適合於甲地形中生物的生
存，又不適合乙地形中生物的生存，因而在生態學壁龕上面的生物群落成員較
少。與這種移行地帶相反的一種叫做銜接地帶（стык），在那種移行地帶上面由於
自然界各種因素既適合於甲地形中生物的生存，又適合於乙地形中生物的生存，
故而該處生物群落就較複雜。從流行病學觀點看來，這種銜接地帶是十分值得注
意的。蘇聯 Петрищева 教授有專文論述這一問題，可參考“Природная оча-
говость болезней человека и краевая эпидемиология”（1955）一書中之第
36—53頁。——譯者

中加以提及。在我們这一次关于傳染病自然疫源學說的講課中，只可能談一談有关所有各种自然疫源性傳染的一般問題。首先應該來談一談巴甫洛夫斯基學說中所提到的一些概念和定义。

自然疫源地的几种分类

I . 按其宿主分類

可以成为自然疫源性傳染的傳染源的有动物界中各个分类学单位中的代表。

这种或那种傳染的每一个自然疫源地中，从种属的組成上說来，可能不止一个傳染源，而有若干个傳染源，因而疫源地就可以分为单宿主性(монохостальность)和多宿主性(полигостальность)的兩种。疫源地的宿主性取决于主要的傳染源，所謂主要傳染源乃是根据它的生物学特征来决定該傳染的自然疫源性的动物。在近年来，在自然疫源學說的术语中又增加了一个概念，这就是：次要的貯存宿主(Фенюк，1944年)，在流行病学总論上这就是一般所謂的二次性的傳染源(Громашевский，1949年)。随着我們在自然疫源學說領域中知識的增进和加深，疫源地的多宿主性正在成为自然疫源地存在中的一个共同的原則^①。

II . 按其媒性分類

傳播因子，也就是病原体的媒介物在各种不同的疫源地里是十分不同的。根据不同疫源地中傳播病原体的媒介物(在这里就是指的吸血节肢动物)的种属組成，巴甫洛夫斯基將疫源地分成单媒性(моновекторность)和多媒性(поливе-

^① 意思是說大部分自然疫源地都被證明是多宿主性的。——譯者

кторность) 两种。應該指出，正如关于自然疫源地的宿主性一样，在疫源的媒性問題上也是如此，即单媒性的疫源只存在于那些尚未充分研究的疫源地中。

III. 按其起源分類

在繼續介紹自然疫源学說的一些概念时，还必須指出，自然疫源地根据其起源可以分为原发性(первичный) 疫源地和子性(дочерний) 疫源地两种。原发性疫源地正如字面所表示的那样，乃是指那些在历史上远古的时候即已形成的疫源地，而子性疫源地則是从原发性疫源地中扩散出来的。例如，城市型鼠疫的疫源地就是这样的例子。这种二次性的疫源地是由于人类的活动的結果而出現的，巴甫洛夫斯基則称之为人为性(антропургический)的疫源地。

IV. 按其进化的特點分類

根据进化的特点，人类疾病的自然疫源地可分为：进行性(прогрессирующий)和退行性(ретрессирующий) 的。例如，鉤端螺旋体病的自然疫源地是属于第一种的，在森林已經开伐地区的森林脑炎的疫源地則是属于第二种退行性疫源地的。所謂蛻化性(метаморфный) 疫源地是指这样一些疫源地，那就是某些傳染病病原体的貯存宿主——动物或媒介物为另一些所代替。例如，有些土拉倫菌病的疫源地，那里原来的貯存宿主——水鰐为麝鰐所取代；有些鼠疫的疫源地，旱獭为黃鼠所取代，或黃鼠为指甲砂土鼠所取代。

V. 按其流行病学意義分類

根据自然疫源地的流行病学威脅的特征可將疫源地分

成：活动性（валентный）的疫源地，这是一种具有充分流行病学威力的疫源地；弱化的、或熄灭中的疫源地，这是由于自然条件或人为条件使之削弱或正在熄灭中的一种疫源地；还有一种就是已熄灭的或被特殊的措施所消灭了的疫源地。所謂潜藏着威脅性的疫源地，乃是指在这种疫源地境内尚沒有人的存在，因而其流行病学的威脅性尚未闡明。还有这样一种疫源地，不管它那里有沒有人的存在，因为动物流行的过程呈潜在性，所以这一类疫源地看来也可以称为潜藏着威脅性的疫源地。

自然疫源学說用人类傳染病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基本規律武装了医学科学，这就为在現在正确地建立消灭和限制这些疾病的各項措施提供了可能。

自从自然疫源学說誕生以来，該学說就不断地为許多新的材料、新的論点所补充，并且还在不断地被补充着。只要提一下这样一个材料就足够說明問題了，那就是巴甫洛夫斯基本人到現在为止已經发表了一百篇左右的关于这一学說諸問題的科学著作。在这里應該提一提他曾經說过的話：“自然疫源学說并不是对任何疾病在任何地点都起着同样作用的教条。”不能不同意巴甫洛夫斯基本人以及其弟子們的意見，那就是：現在所已搞清的远非是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全部問題，Q热和各种出血热就是这样的好例子，这些疾病在被发现之前早就在自然界中长久地存在着了。

VII. 按其領域分類

在討論自然疫源傳染存在的基本規律性問題时，必須要強調的是自然疫源地可以按照領域的特征来加以划分。这一学說的作者巴甫洛夫斯基建議把自然疫源地分成相互連系的

兩类：(1)自然疫源地帶 (зона природной очаговости); (2)疫点(элементарный очаг)(引自 Фенюк, 1954 年)。然而 Б. К. Фенюк (1954 年, 第三屆生态学会議报告提綱)認為應該將自然疫源地根据其領域的特征更加精細地加以分类：(1)自然疫源地帶；(2)自然疫源性的独立地区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 природной очаговости)；(3)疫源区 (中疫源地) (участок очаговости)；(4)疫点(病鼠洞, 有受染壁虱栖居的山洞, 等等)。

Б. К. Фенюк 在提出这一分类的时候声明說，对于某些傳染病說来这四个組完全可以极清楚地区別开，例如鼠疫即是如此，而对于其他一些傳染病說来这样清晰的区别是做不到的，因而在这些場合下某几种标准就会发生重合，例如在蜱性回归热时即是如此。該病的中疫源地和疫点是一致的。

Б. К. Фенюк 所提出来的分类法應該毫无条件地認為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在划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問題上。这一分类法为根据領域的特征更加合理地划分鼠疫預防措施提供了可能。

在 Фенюк 的分类中第二类的名称“自然疫源性的独立地区”最好把它改为“独立的自然疫源性地区 (область автономной природной очаговости)”。

現在來对疫点的問題較为詳尽地加以叙述 (巴甫洛夫斯基, 1948 年)，其他的学者(Наумов, Ралль 等人)則把它称之为微小疫源地。

VII. 微小疫源地

所謂疫点 (微小疫源地)，乃是指的一块具备有在自然界

中长期保持傳染病病原体的各种条件的不大的地区。

为了使得我們对微小疫源地或者疫点的理解和我們在流行病学总論中所提到的一些概念的定义連系起来，我們可以把微小疫源地或疫点理解成这样：疫点是傳染源在自然界周围环境中牢固地存在的一一个地方，其范围就是該傳染源在該具体情况下，对该傳染病說来能够向周围傳播病源材料的范围(Громашевский, 1949年)。

关于有疫点存在的問題过去的研究者們已經加以指出过，例如：Заболотный 說过，在东南部的南高加索，鼠疫在齧齿动物間多年持續存在的地方就叫做“可恶的谷地”。

某些研究者曾經作过將微小疫源地分型的嘗試，例如 Н. П. Наумов 把这样一种地方称作为第一型微小疫源地：

“具备有保証傳染的主要貯存宿主——节肢动物（即牧場壁虱①）生存特点的地方。”第二型微小疫源地是：具有傳染的溫血貯存宿主集中和繁殖条件的地方。第二型可举 Бибиков 和 Розит 的材料为例。他們兩人确定蚊子侵襲鳥类最厉害的地区是稠草和有灌木叢的地区，也就是在鳥类集中和繁殖的地方。

第二型微小疫源地区这兩位研究者又举了无黃疽性鉤端螺旋体病的疫源地为例。这些微小疫源地就位于沼澤低地中未被水浸的地区里，那里有該病病原体的主要傳染源——經濟田鼠的集中。

Наумов 所謂的第三型微小疫源地乃是指由节肢动物傳播的一些敗血性傳染（例如鼠疫、土拉倫菌病等——譯者注）

① 应补充成为“例如在土拉倫菌病时即牧場壁虱”，在苏联把硬蜱通称为牧場壁虱。在这里作者将节肢动物称作貯存宿主，在第2頁中（第1段）将吸血节肢动物称作为傳染源，这种观点（即媒介动物同时还起傳染源作用的观点）作者在第31—32頁中作了較詳盡的解釋。——譯者

的疫源地，这些微小疫源地的范围就是齧齿动物栖居的地方（砂土鼠、土撥鼠等等的洞系）。

不能不承認，这种对微小疫源地分型的尝试是有很大困难的，即使象 Hayмов 仅在几种传染病上所做的那样，也是遇到不少困难的。为了要进行这样的分型起见，首先必须要了解传染源和病原体的媒介物对外界环境中能够保证病原体在自然界中长期而牢固存在的诸条件的要求，必须要了解在哪里以及在该传染自然疫源地境内的什么地方这些条件才有可能存在。换句话说，就是要了解何处以及在自然疫源地的何种条件下才可能存在牢固而有长期经过的动物流行病学过程。这方面的知识，对某些种传染病来说可能是已经掌握了，但是掌握的程度还不够，因而还满足不了疫源分型的需要。

然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经验，它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将人的感染和人在那些有理由被认为是疫点的地方呆过这一因素联系起来。这样一种经验我们不能不认为是颇为珍贵的。

因而，在这里稍为介绍一下动物及其体外寄生物（作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主要传染源及其媒介的那些动物及其体外寄生物）的微小居住区的大概情况，想来是有助于更有效地探寻疫点的工作的。

这些知识会使我们在每一个场合下学会寻找与疫源地存在有基本关系的那些位于不利地形中的典型微小居住区。

1. 原始森林：关于森林脑炎问题，早就已经知道，在原始森林里对感染来说最危险的地方是有病原体媒介 *Ixodes persulcatus* 或 *Ixodes ricinus* 硬蜱栖居的地方。一般说来，在以冬季落叶的木本植物为主的杂树林^① 中壁虱栖居的数量很

^① 雜樹林是指有各種樹種存在的樹林。——譯者

大。壁虱也能見于这样一种針叶林中，即那里的針叶树很稀少，而主要的却是闊叶树（樺、白楊、赤楊、菩提、橡等）。在壁虱的生长地中絕對必需要有生长很茂盛的草层或者有茂盛的草及灌木所組成的林下层。

大量采伐后再生型的混合林对于携带病毒的壁虱和壁虱的飼喂者——各种野生动物說来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居住区。在处女林中常有有蹄类动物和大型野兽来往的地方，也就是壁虱栖居的地方，因为成蜱就在这些动物身上吸血。在多多少少和居民区相邻的林原中，森林脑炎的媒介蜱也可見之于部分地使用于放牧家畜的树林中。但是，即使在上述所有的这些种典型的森林脑炎的疫源地中，还是存在着壁虱数量特別多的微小居住区——微小疫源地的。例如 Померанцев 所指出过的，林間小道的兩側与兽行小道就是这样的微小疫源地，在这些地方壁虱的数量要比离开这些地方（甚至于只有几十米）的数量高好多倍。在混合林中，在过去有过巨大风倒^①的地方，可以采集到大量的壁虱，因为在风倒之后的乱七八糟的林堆中常常可以見到野兽窩，而它們正是壁虱的天然宿主。

2. 砂性沙漠^②：甚至于在一眼看来是地形相同的砂性沙漠中，只要加以詳細的了解，也就很容易找出生物很集中的微小地形来，在这些地方就有很大的可能性遇到人类的这种或那种疾病的自然疫源地。例如，在进行調查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有些生物居住区内有很多的脊椎动物以及在其栖居地洞穴和它的身上有各种的体外寄生虫。

① 风將樹木連根吹倒謂之风倒。——譯者

② 沙漠是一个物理地理学上的名詞，沙漠地帶的特征是雨量很小（每年100—250毫米，甚至更少），夏季温度很高，水分极易蒸发，气温晝夜差及年差都很大，土壤的温度相差更大（苏联百科全書辞典）。——譯者

1) 丘陵、各种暴露根土^①的地方，有狐狸、野兔、刺蝟洞，有各种鳥窩，有时还有为各种野兽及其体外寄生物栖居的地洞的地方。

2) 有哺乳动物、鳥类、爬虫类的巢穴和栖居地的陡岸。在陡岸的軟土中有野生动物的洞穴，其中有 *Ornithodoros* 軟蜱和多种的硬蜱栖居。在陡岸的深裂中有許多鳥窩，其中存在着丰富的低級壁虱相(如蚊蚋、恙螨这一类壁虱謂之低級壁虱——譯者注)和其他的体外寄生物相。

3) 在有盐木林、能生长植物的沙漠^② 地帶能見到大量的大砂土鼠的洞系存在。

4) 土盖林(沙漠中河流兩岸所生的蘆葦和酷似莽林的植物所形成的林——譯者注)：是胡狼、狼、野猫和其他动物的栖居地。具有丰富的硬蜱、双翅吸血动物相。

5) 旧时建筑物的廢墟：在洞穴形的隐蔽处有蝙蝠的栖居，有夜行飞禽的洞窩的存在。在軟土中有刺蝟、烏龟、胡狼、狐狸等的洞穴。

3. 黃土沙漠：深邃的黃土冲沟和陡岸。有大量的各种鳥窩：佛法僧、綠色和金黃色蜂虎、梟，各种雀形目的鳥类等等。有狐狸、狼、胡狼、野猫及其他动物的洞穴。有很丰富的白蛉、壁虱(硬蜱、隐喙蜱)以及其他体外寄生物相。

4. 山地和山麓的沙漠及干草原：陡峭的狭谷、悬崖、巨大的岩石峭壁和壁龕，巨大的深縫以及其它的根土石层轉曲的地方。自然的和人工的洞穴，夹石的流砂等。因为在这些地方是各种动物自然蔽居之所，并且富有食物的来源，所以就

① 土壤分表土与根土兩种。根土在历史上形成較表土为久。——譯者

② 沙漠有兩种。一种能生植物，砂就不易被吹动；一种不生植物，砂就易被刮去。——譯者

成为它們舒适的栖居之处了。

5. 草原：植物茂盛生长的未开垦的荒地。为掘土动物活动所能及的、具有軟土的、截断地势的地方。沟壑、陡岸是大量分布齧齿动物的微小居住区（在未开垦地方特有的、天然的兽类“禁猎地”）。

6. 湿草原^①：这样一种植物群的集合：在其中有大量的鳥类营巢而居，其中还有齧齿动物和其他动物的洞穴。具有露天的、不深的沼澤地帶的潮湿的微小居住区，这里是蚊子、虻大量孵化的好地方。大量孵化蠻的潮湿地区。干燥的湿草原地区常常是大量壁虱栖居的地方，并成为土拉倫菌病的微小疫源地。

由此可见，在各种不同地形的极为复杂的生物群落中可以并不特別困难地將最为重要的微小居住区找出来，这些地方因为集中了大量的生物，所以在动物流行病学和流行病学上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地方，由各种动物的生物和生态学的特点形成了頻繁的体外寄生物的互換。在这里有脊椎的宿主之間的密切的接触可以种种不同的方法实现。

在这些微小居住区内还可以找到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这样一种疫源地，在这些疫源地中这种或那种疾病的病原体——病原微生物得以不断地循环。正如巴甫洛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微小疫源地往往就是野生动物的洞或其栖居地。对某些傳染說來，微小疫源地往往就是一个鳥窩，而最危險的居住区就是鳥群营巢的地方。

在未开发的自然界中，在各种不同地形、不同气候地区中

① 湿草原（луг）上面長的是中性的多年生草（即要求有中等湿度、充分的热和养料較好的土壤的植物）；草原（степь）上面長的是能够適应干燥气候的草層（旱性植物），那里的年降雨量平均为 200—450 毫米（見苏联大百科全書）。

的某些微小疫源地可以举例說明如下：

1) 豪猪(*Hystrix hirsutirostris* Brant)的洞穴：Петришева 根据对許多材料的研究和对許多豪猪的洞穴进行多年觀察的結果證明，現在已經發現的可能傳播人类疾病的吸血昆虫和壁虱有 100 多种。从豪猪洞內所找到的 *Ornithodoros* 軟蜱中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对人有病原性的螺旋体。也曾經發現几名科学研究工作人員在研究豪猪的寄生物相中当挖掘它們洞穴的时候受到了蜱性螺旋体病的感染。因此，可以認為豪猪的洞穴是蜱性回归热的可靠的微小疫源地。此外，在豪猪洞穴中捕获的 *Rhipicephalus sanguineus* 蜱的体内也曾經分离到对人有病原性的立克次氏体。此外，豪猪的洞穴可能成为由白蛉傳播的疾病的潛伏性微小疫源地，因为在所有的为我們所調查过的豪猪生长区中已經找到了几乎中亞細亞所有的全部白蛉相。在豪猪的洞穴里，除了洞穴的主要主人以外，还居住着許多种的脊椎动物，在其中完全可能存在着各种由白蛉傳播的疾病的病原体宿主。

2) 砂土鼠洞系：这里包括如下几种砂土鼠：大砂土鼠(*Rhombomys opimus* L.)，子午砂土鼠(*Pallasiomys meridianus* Pall)，紅尾砂土鼠(*Meriones erythrourus* Gray)，檉柳砂土鼠 (*Meriones tamariscinus* Pall)。根据 Н. П. Наумов (1955 年)的意見，鼠疫的牢固的疫点相当于大砂土鼠帶状和島状分布的地方。

砂土鼠的洞系还能成为皮肤利什曼病、蜱性回归热以及可能成为蜱性斑疹热与其他的由居住于野生动物洞穴中的昆虫和壁虱傳播的疾病的微小疫源地。

3) 獾(*Meles meles*)、胡狼(*Canis aureus aureus* L.)的洞穴是蜱性回归热和蜱性斑疹热的微小疫源地。此外，Латы-